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1.008

《说苑》中“说”的语义分布及辞书释义问题

刘 燕

(燕山大学 文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对《说苑》中“说”的使用情况考察分析,梳理“说”的言说义、非言说义的分布及演变路径,尝试依据“说”当时的发展演变实际,解读“说”的释义分歧、字词、音义对应关系,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说苑》中“说”的名词用法应当为“说(shuō)”,动词用法可以是“说(shuō)”也可以是“说(shuì)”,其中带指人宾语的一定是“说(shuì)”,不带宾语或者带指物宾语的则是“说(shuō)”。考虑到文献是词典编纂与修订的基本材料,因此建议《汉语大词典》收入“说”的“原因、理由、说法”这一义项。

关键词:《说苑》;“说”;语义演变;辞书释义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1-0055-06

战国中后期,说体文产生^{[1]365},是“一种言说方式”,“它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达到某种目的”^[2]。刘向作《说苑》^①“以著述当谏书”,反复强调“说”的重要性,将“说”提升到“尊君、重身、安国、全性”的高度,认为“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说苑》取材十分广泛,上自周秦诸子,下至汉人杂著,“集百家之说,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说苑》的学术研究逐渐兴起,主要集中在文献考据、文体归类、艺术特色与文学价值、思想内容等方面,马彪^{[3]128}等学者尝试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说苑》中的语言艺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说苑》中某一词类的专题研究上,如对代词、动词、语气词、副词,以及实词转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词汇方面主要集中在对《说苑》中的复音词、同义词、反义词等问题的研究上。通过《说苑》探讨汉字的历时演变规律以及辞书释义问题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少见。以《说苑》为主要考察对象,一是因为其推重谈说,涉及言说词语的诸多方面;二是其并非一家之“说”、一时之“说”,兼有历时传承及共时分布的代表性。据此可以明辨“说”的实际词义用法。

一、《说苑》中“说”的意义用法考察

考察发现,《说苑》中“说”共出现106次^②,“说”有言说意义用法,还有非言说意义用法。言说意义指与言说相关的意义,既包括“说话”这一动作行为,也包含言说内容、言说主体等名词意义。非言说意义指不表达“言谈、话语”的意义。

(一)“说”的言说意义用法

《说苑》中“说”表达的与言说相关的意义主要有七类:①劝说、游说;②解释、说明;③陈述、谈说;④原因、理由、说法;⑤观点、学说;⑥言论、言辞;⑦说客。义项1-6是“说”的固定义,义项7是“说”的临时义。其中表示“劝说”“游说”和“解释”“说明”以及“陈述”“谈论”意义的是动词用法,表示“原因”“理由”“说法”“观点”“学说”“言论”“言辞”意义的是名词用法。“说客”义是动词活用为名词。

1.“劝说”“游说”意义用法

“劝说”“游说”意义的“说”是出现最多的,共32次,例如:

(1)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

收稿日期:2022-10-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说苑》‘谈说之术’的语用研究”(18YJC740055)

作者简介:刘燕(1988—),女,黑龙江黑河人,文学博士,燕山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本文所引《说苑》原文均出自王天海、杨秀岚译注的《说苑》(中华书局2019年版)。

②不包含“说苑”标题、“善说”章及人名“传说”共4例。

道,说我以仁,暴浣^①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说苑·复恩》)

(2)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说苑·奉使》)

(3)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说苑·权谋》)

(4)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说苑·杂言》)

例(1)例(2)可以解释成“劝说”,例(3)例(4)可以解释成“游说”。“劝说”和“游说”意义差别不大,只是“游说”义更具专用性,而“劝说”义则更具普遍性,相对口语化。他们在用法上的共同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可以带宾语,宾语是表人的名词或代词。

2. “解释”“说明”意义用法

“解释”“说明”意义的“说”共出现8次,例如:

(5)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说苑·至公》)

(6)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说苑·善说》)

上述两个例句中的“说”的意义都是“解释”“说明”,做谓语。不过例(5)要求解释原因、说明理由,例(6)要求解释词语意义。

3. “述说”“谈说”意义用法

“述说”“谈说”意义的“说”共出现7次,例如:

(7)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说苑·善说》)

(8)文公曰:“善哉!说之!”(《说苑·政理》)

以上二例中的“说”是“述说”“谈说”的意思。例(7)强调说话的人只有通过形象比喻才能使人明白自己的认知,“说”可以是劝谏义,也可以是解释说明意义的动词,组合成“者字结构”充当主语。例(8)中的“说之”就是“讲下去”的意思,在句中做谓语。

4. “原因”“理由”“说法”意义用法

名词用法中,表示“原因”“理由”“说法”意义的“说”出现最多,共出现10次,主要做主语或宾语,例如:

(9)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说乎?(《说苑·复恩》)

(10)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答,其说何也?(《说苑·建本》)

(11)“……寿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说苑·善说》)

(12)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说苑·指武》)

例(9)例(10)中“说”都是“原因”“理由”“说法”义。例(9)中的“说”是“有”的宾语;例(10)中的“说”做主语,指这其中的原因;例(11)例(12)中的“说”都是“理由”的意义;例(11)是汉武帝和寿王的对话,三个“说”均表示“理由”意义,做宾语;例(12)中的“说”也是做宾语。

5. “观点”“学说”意义用法

“观点”“学说”主要指已形成或初步形成的认识谋划、理论体系。共出现9次,主要做主语或宾语,例如:

(13)祁射子见秦惠王,惠王说之,于是唐姑谗之。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说苑·杂言》)

(14)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说苑·善说》)

(15)衣新而不旧,则是修也;仓庾盈而不虚,则是富也。为之奈何?其说可得闻乎?(《说苑·善说》)

例(13)中第二个“说”的意思就是“学说”义,祁射子在句中做主语。例(14)意为苏秦善于推行他的独到见解(合纵抗秦策略),六国因此安宁。其中的“说”做宾语。例(15)中的“说”义为“观点”。

6. “言论”“言辞”意义用法

这里的“言论”“言辞”,主要指说话人所说的话,共出现8次,例如:

(16)……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

^①暴浣,《韩诗外传》作“变化”。朱起凤《辞通》云:“‘变化’作‘暴浣’,并草书形近而讹。”

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

(《说苑·正谏》)

(17)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说苑·权谋》)

以上二例中“说”的含义都是“言论”“言辞”。例(16)指(诸御己)对自己讲的话,例(17)指徐福曾经说过的话。

7. “说客”意义用法

《说苑》中的“说”还有一例词类活用现象:

(18)河水间耳,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说苑·杂言》)

这里的“说”是动词临时做名词用,表示“说客”义,在句中做宾语,“王者之说”即“王者的说客”。可见,做谓语和带宾语的“说(shuō)”是动词;做主语或宾语的“说(shuō)”是名词。词的演化发展,名词和动词并不是单向孤立发展的,很多名词的用法都是由动词指称化演化而来。借“说”的动作行为,代指所说的话语内容,如所说的“言论”“理由”等。

(二)“说”的非言说意义用法

非言说意义用法,共31例,占总用法的29.25%。可以分两类:表示“悦”义的“说”是心理类形容词意义用法,表示“脱”义的“说”是解除类动词意义用法。

1. 心理形容词意义用法

“说”的心理形容词意义用法出现29例,占总用例的27.36%。例如:

(19)景公**说(悦)**,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说苑·正谏》)

(20)翟黄作色不**说(悦)**曰:“触失望于先生。”(《说苑·臣术》)

(21)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说(悦)**之矣。”(《说苑·尊贤》)

(22)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悦)**,语丘所以为之者。”(《说苑·政理》)

以上四例中的“说”都用作“悦”。例(19)形容内心“愉悦”;例(20)中“说”的用法在古汉语中常见,是有外在表现的“高兴”义,受否定副词“不”修饰;例(21)表示(为之)“喜悦”,带宾语;例(22)指百姓“心悦诚服”。

2. 解除动词的意义用法

“说”的解除义动词用法出现2例,占总用例的1.89%。如下:

(23)“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脱)**焉,则可。”(《说苑·君道》)

(24)……半姓是嗣,王太子又长矣,执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说(脱)**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后人……(《说苑·正谏》)

以上二例中的“说”皆同“脱”。例(23)中“说”是“摆脱”义,做谓语;例(24)中“说”是“消除”义,动词,带宾语“其侮”。以上二例都是表达解除动作、行为。

二、“说”的语义分布及演变路径

(一)《说苑》中“说”的语义分布

根据上述考察,可以得出《说苑》中“说”的意义用法分布情况。根据是否同言说意义相关,概括为言说意义和非言说意义。大类按意义和用法划分为不同义项,依据语法功能划归不同词类,然后列出其出现次数及分布比率,详见表1。

表1 《说苑》中“说”的意义用法分布统计表

各义项用法分布 (共106例)	言说意义用法(75例)							非言说意义用法(31例)	
	言说动词(47例)			言说名词(28例)				心理形容词	解除动词
义项	劝说 游说	解释 说明	述说 谈说	原因 理由 说法	观点 学说	言论 言辞	说客	“悦”义	“脱”义
出现次数	32	8	7	10	9	8	1	29	2
各义项比率(%)	30.19	7.55	6.60	9.43	8.49	7.55	0.94	27.36	1.89
各类比率(%)	44.34			26.41				29.25	

(二)言说意义分析

由表1可见,“说”的言说动词用法共47例,占总出现率的44.34%。其中最多的是“劝说”“游说”义,表达劝谏(祈使)言语行为。“游说”的语义程度重于“劝说”,是有准备地对重大事项

的劝说,读音后来有所变化。其次是“解释说明”义,表达解说、告知(陈述)言语行为。最后是“述说”“谈说”义,表达言谈(说话)动作行为。

“说”的言说名词用法共28例,占总用法的26.41%。其中最多的是“原因、理由、说法”义。

其次是“观点、学说”义,这个意义较为抽象,是某方面的“理论”“认识”。再次是“言论”“言辞”义,这个意义指“谈论的话语”。

与“言”表达“说话动作”不同的是,“说”更侧重“说解明理”。因而在“解说”“劝说”“谈说”“论说”等动词意义上产生“理由”“言论”“学说”“观点”等意义。至于“说客”义,明显是来源于“劝说”含义,转而指“劝说的人”,是临时名词性用法。

“原因”“理由”“说法”“言论”“言辞”“观点”“学说”“说客”名词义可能分别产生于“劝说游说”“解释说明”“说话谈论”动词义,具体关系如下:

动词义: 述说谈说→解释说明 → 劝说游说
 名词义: 言论言辞→原因理由说法→观点学说→说客

新义发展遵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规律,形成词义演化义理。词义转化义理是通过语用修辞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意义联系转化出更多新义项。“说”的“无(内容)少(义项)”就是“述说、谈说”义,主要表达言说动作行为;“说”的“有(内容)多(义项)”就是由言说动作行为产生了内容义,由简单到复杂。“述说”“谈说”是动作行为,转为表达内容或形式,是通过借代修辞手段完成的。比如借“说”的动作代“表达形式(话语符号)”产生了“言论”“言辞”义;借“说”的动作代“表达内容”“实现行为”,产生了“解释”“说明”“劝说”“游说”义;进一步借“说”代指“解说”“劝说”的依据,产生“原因”“理由”“说法”义,在此基础上又形成“观点、学说”义。

语用使“解释”“说明”“劝说”“游说”义也分别兼有“陈述”“祈使”言语行为义,这是语用义,可以辅助解释词语。

(三)非言说意义分析

非言说意义用法共31例,占总用法的29.25%。非言说动词的意义用法与言说意义用法截然不同,因而非言说词与言说词都没有直接联系。

《说苑》中表示“悦”义的“说”共29例,占总数的27.36%。但这是形容词用法,不但词类不同,意义也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上述所有言说意义用法发展转变都有意义相关性,而“悦”义与任何义项没有直接联系。关于“说”与“悦”的关系,有人认为二者是古今字关系,也有认为是通假关系,还有认为既非古今字、又非通假字,而实为一字^[4]。

“脱”同“说”一样是动词类,但意义差异较大。这种意义用法似与“说”的“开解”义相关,可以看作是分化的义项,后来新造“脱”字承担。不

过从考察看,“说”并没有“开解”义。如果说“脱”是由“解说”等义项分化产生的字,也不符合造字义理,既无形义关联,也无转义关系。而且《说文》没有收“悦”而收了“脱”,说明早有其字,至少比“悦”还多用。《说文·肉部》:“脱,消肉臞也。从肉兑声。徒活切。”段注:“消肉臞也。消肉之臞,臞之甚者也。今俗语谓太甚者曰脱形。”^[5]由此可见“脱”字与本义的形义对应,符合造字义理。如果是来自“说”的所谓“开解”义,义符也没有理由从“肉”。比如“蚕蜕”“蜕变”的“蜕”就用“虫”做义符。其次,“脱”在《说文》及其注解中的意义都是“消瘦少肉”,同现在所说人瘦得“脱形、脱相”义一致。可见“脱”字并非为“开解”或“脱离”义所造,恰恰相反,“开脱”义应该是由“消瘦少肉”义而来。按照造字表词的一般规律,文字最初表示的词义都是比较具体的,甚至是形象的。之后逐渐表示抽象的、虚化的意义。《说文解字》解注的恰是具体形象的本义。而“摆脱(责难)”“消除(侮辱)”等相对抽象虚化的意义应该是后起的比喻转义,具体喻抽象。

《说苑》所阐释的“谈说之术”中多有孔子等诸子百家的“谈说”精华及流传下来的格言警句,统以“谈说”名其义,应该符合《说文》释义要旨的。以上也暗合“说”在《说苑》中出现的两大要义:言说义和非言说义,两者使用的比率相当。非言说义主要是典籍用于“悦”义在先。言说义都可归于“谈说”,包括“解释”“说明”的意思。

三、“说(shuō)”与“说(shuì)”的音义问题

“说(shuō)”与“说(shuì)”的音义分化是同一个词意义变化导致读音变化。汉代辞书及注疏皆无“说(shuì)”音,唐代《经典释文》第一次记载了“(shuì)”音的反切。《庄子·逍遥游》:“客得之,以说吴王。”陆德明释文:“说,始锐反。又如字。”“如字”是指该字原来的本音。这表明当时的“说”,除读“(shuì)”音外,还读它的本音“(shuō)”。据此,《说苑》及之前的“说”都应该读本音“(shuō)”。但实际使用则会造成混乱,也不利于意义用法辨识。因而后来的辞书都没有区分年代读音,古今辞书的处理也大体一致。只是还有具体问题需要辨析,以免混淆。

“说(shuō)”与“说(shuì)”的区别体现在意义和用法两个方面。意义上,“说(shuō)”与“说

(shuì)”的意义明确不同的则读不同的音;如果有牵连,语音不变,仍旧是“说(shuō)”。因为意义牵连可以解释成“劝说”,也可以解释成“说理”“辩说”等,“劝说”“劝谏”这个意义是“说”义的一个部分,而部分意义属于整体意义。因此“说”这个字记写的词既可理解为“劝说”意义,又有其他意义的时候,应该是全面的概括意义,则读“(shuō)”,而不读“(shuì)”,否则以偏概全。例如:

(25)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说苑·善说》)

(26)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说苑·臣术》)

这两例都是名词“说(shuō)”,但容易理解为动词“说(shuì)”,偏向劝说义。例(25)“说之不行”中的“说”可以是“学说”“论辩”“解说”等理论、见解不行,也可以是通过说理论辩进行的“劝说”“劝谏”不行。例(26)中“说”做“行”的宾语,是“见解”“学说”的意思,不可以只理解成劝说行为。

用法上,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区分:一是“说”在古代汉语中的名词用法都为“说(shuō)”,做主语、宾语或主、宾语的中心语,而“说(shuì)”则几乎没有名词用法。偶尔出现可以视为由动词“说”临时活用为名词的用法。这种情况下,也不读“说(shuì)”。例如“说客”义的“说”就要读为“说(shuō)”,例(18)中“为王者之说”的“说”也要读为“说(shuō)”。

二是“劝说”义以外的动词“说(shuō)”与“说(shuì)”也容易混淆,而从组合搭配上辨析,则有明显的区别,例如:

(27)夫差将死,使人说於子胥曰:
“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国语·吴语》)

这里的“说”是动词表达“告知”言语行为,即让人“对子胥说”。“说”不带宾语,属于“说(shuō)”的意义用法。与现代汉语不同,《说苑》中“说(shuō)”虽然有动词用法,但是很少带宾语,带宾语时只带指物宾语。《说苑》中“说”带指物宾语的句子有两例:

(28)文公曰:“善哉!说之!”(《说苑·政理》)

(29)昔齐桓公得管仲、隰朋,辩其言,说其义,正月之朝,令具大牢,进之先

祖。(《说苑·君道》)

例(28)的“说”是“说话”的意思,“之”是代词做宾语,代要说的内容。例(29)的中“说”的意思是“解释”,“其义”是“说”的宾语。

由此可知,动词用法可以是“说(shuō)”也可以是“说(shuì)”,其中不带宾语或者带指物宾语的则是“说(shuō)”,带指人宾语的是“说(shuì)”。

“说(shuō)”和“说(shuì)”的边界有时虽然模糊,但还是有区别的。可以不一刀切地都读为“(shuō)”,但也应该尽量避免扩大化。《现代汉语词典》中,“游说”中的“说”读“(shuì)”,释义为:“原指古代叫做‘说客’的政客,奔走各国,凭着口才劝说君主采纳他的主张。后泛指劝说别人接受某种意见或主张。”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自试印版至第7版的八个版本中均将“说客”注音为“shuōkè(旧读 shuìkè)”。“说客”的意义是“①善于劝说的人;②替别人做劝说工作的人(含贬义)。”“劝说”义的“说”读“(shuì)”,但“劝说”这个词中的“说”也读(shuō),因而“劝说者”叫“说(shuō)客”顺理成章。事实上,“说客”也可以说是“替人说话的人”,比如为人讲情、消除矛盾的人。这个“说”广义看也是一种说理,古今差异不大。

《说苑》中出现的“说苑”“善说”“谈说之术”“说之不善”的“说”,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性的,都应该是“说(shuō)”,而不是“说(shuì)”,也不能读为“shuì”。

四、兼谈《汉语大词典》“说”的释义问题

《说苑》探索了先秦时代的“谈说之术”,是“善说”经典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不能说“说”的意义用法完全在此,但俗话说“出处没有聚处多”,“说”的分布应该比较全面。其前后的汉语辞书标注的意义各有同异,这也许是导致后来众说纷纭的原因。以《汉语大词典》^[6]为例,“说”的意义分为“shuō、shuì、yuè、tuō”四类,其中“shuō”的意义有16个,“shuì”的意义有2个,“yuè”的意义有5个,“tuō”的意义有3个,基本涵盖了《说苑》中“说”的动词意义用法。但是《汉语大词典》中“说”的名词意义只有“话语”“学说”“观点”“经书的注解”“意思”“意义”“文体名”“古代墨家逻辑的名词”“祭名”以及现代汉语意义“说明的文字”共8个义项。“话语”义项同《说苑》中“言论”“言辞”意义接近。

“说苑”书名可以对应《汉语大词典》中“经书的注解”这一义项,是一种文体。只是《说苑》的“说”不是解释经文的,而是解读“谈说精粹”的,其中也包括出自经文的。但是《说苑》中的“原因”“理由”“说法”这一义项在《汉语大词典》中并无对应义项,而这一意义又是《说苑》中“说”的名词用法使用情况最多的,例如“……寿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中的三个“说”,非常明显是“理由”的意义。且这种用法在先秦西汉典籍中已经频繁出现,例如:

(30)简子艳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吕氏春秋·贵直论》)

(31)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国之重宝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子独束帛而贺何也?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公子晏子曰:“何敢无说?”(《韩诗外传》)

(32)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觸曰:“有。”(《战国策·齐四》)

以上例句中的“说”都是“理由”“说法”“道理”的意义,相当于“辞”的“借口”“理由”义。也可

以有另一种理解,就是将“说”理解为“解释”“说明”义,充当动词宾语。但较“理由”“说法”“道理”意义相比,还是稍显逊色,既然古汉语词典可以收入“辞”的“借口”“理由”义,建议《汉语大词典》也收入“说”的“原因”“理由”“说法”这一义项。《汉语大词典》的“义项”是根据词在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义类加以归纳提炼而分列,“文献是词典编纂与修订的最重要的基本材料”^[7],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文献中“说”的这一用法。

参考文献:

- [1]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2]周瑾锋.说、说体文与小说[J].文艺理论研究,2015(4).
- [3]马彪.公关口语[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4]刘燕.从甲骨、简帛等上古文献看“兑”“说”“悦”的关系[J].中国语言学报,第20期.
- [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6]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7]董志翹.文献处理与词典编纂及修订[J].辞书研究,2021(3).

Semantic Distribution and Problems of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About “Shuo/Shui” (说) in *Shuoyuan*

LIU 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usage of “shuo/shui” (说) in *Shuoyuan*, and teases out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path of the speech meaning and non-speech meaning of “shuo/shui” (说).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at time, it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ation differences, words,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about “shuo/shui” (说). This is a valuable study. The noun usage of “说” should be “说(shuō)”, and the verb usage can be “说(shuō)” or “说(shuì)” in *Shuoyuan*. Among them, those with human objects must be “说(shuì)”, while those without objects or with referential objects are “说(shuō)”. Considering that literature is the basic material for dictionary’s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Dictionary* should include the sense of “cause, reason, statement” about “shuo/shui” (说).

Key words: *Shuoyuan*; “shuo/shui” (说); semantic evolution;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 陇 右)